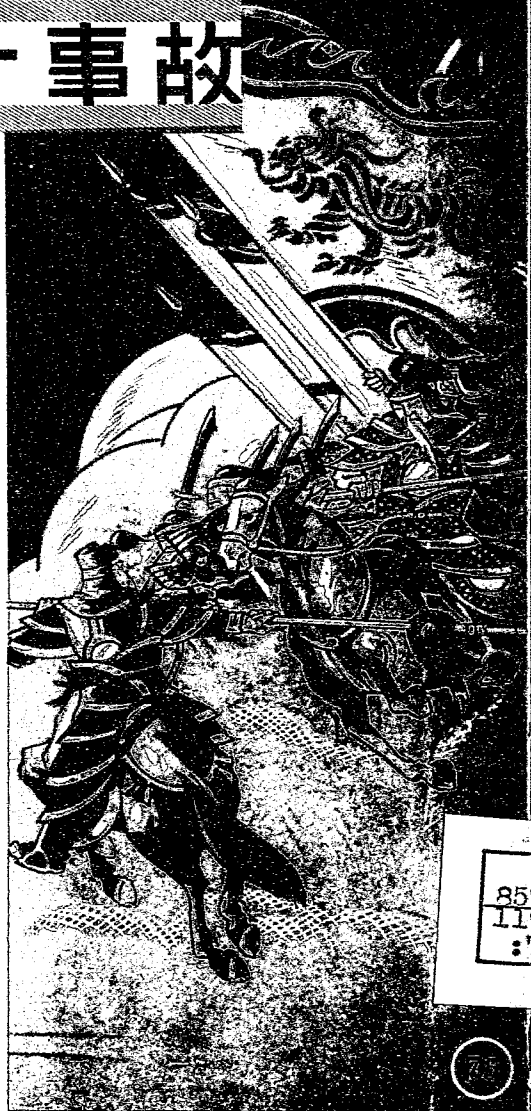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一百種

岳母訓子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  
11  
:



857.61  
1153  
175



3 0528 0864 3

# 岳母訓子

話說金兀朮領兵五十萬侵略中原，自從破了潞安州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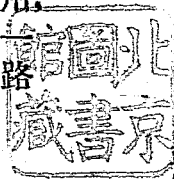
岳飛

勢如破竹，直到汴京。這時宋徽宗已把皇位傳給太子欽宗。欽宗聽得金兀朮兵臨城下，命張邦昌帶了許多財物去求和。不料張邦昌有心賣國，勾結兀朮回朝來，只說金兀朮要親

王為質。欽宗無奈，只得命康王趙構與張邦昌一同前往。到了金營，兀朮便封張邦昌為楚王；一面仍領兵攻城。這時朝中並無將帥領兵抵禦，徽欽二帝和妃嬪宮娥等，遂被金兵擄去。兀朮班師

岳母訓子

一



808406

回國，把徽欽二帝，關在五國城。

不久，金兀朮又率領大兵攻取中原，這時康王在金營中，知道國中無主，遂乘機逃回，便在南京即位，廟號高宗。改元建炎，大赦天下。發詔布告天下，召集四方勤王兵馬。數日之間，有那趙鼎、田思中、李綱、宗澤，並各路節度使，各總兵，俱來護駕勤王。又遣官往各路催取糧草。各路聞風，也漸漸解送糧米接應。

這時，內中來了一位清官，卻是湯陰縣徐仁。聽見新君即位，偏偏遇著這年，斗米升珠，縣主親自下鄉，催徵糧米，又勸諭富戶鄉紳，各各輸助，湊足了一千擔，親自解送，一路上克儉克勤。到了南京，吩咐衆人將糧車在空地上停住。走到轅門上，見了中軍官道：『湯陰縣解送糧米到此，相煩稟告。』中軍道：『帥爺此時有

事，不便通報。」徐仁道：「此乃一樁大事，相煩相煩。」中軍道：「我的事也不小！」徐仁聽見，就會意了，便叫家人取個封袋，稱了六錢銀子，封好了，復身進來，對著中軍陪笑道：「些須薄敬，幸乞



笑納。帥爺那裏，萬望週全。」中軍接在手中，覺得輕飄飄的，就是赤金，也值不得幾何，便把那封袋，望地下一擲，道：「不中檯舉的！」竟掇轉身進去，全不睬著。

徐仁拾了封袋道：「怪不得皇上受了苦楚，不要說是奸臣，坐了大位，就是一個中軍，尚且如此可惡！難道我到了這裏，罷了

不成也罷，阻我不著，沒有你這中軍，看我見得元帥也不？」就在馬鞍邊抽出馬鞭來，將鼓亂敲。裏邊宗澤聽得擊鼓，忙坐公堂，叫旗牌出去查問，是何人擊鼓。旗牌官出來問明，進去報告宗爺。宗爺道：「傳進來！」旗牌答應一聲「吓」，就走出轅門道：「大老爺傳湯陰縣進見。」徐仁不慌不忙，走至階下，躬身稟說：「湯陰知縣徐仁，參見大老爺，特送糧米一千到此。」遂將手本呈上。宗澤看了大喜，便道：「難爲貴縣了！但是解糧雖是小事，應該著中軍進稟，不該擅自擊鼓。幸我知道你是個清官，倘若別人，豈不罪及於你？」徐仁道：「那中軍因卑職送他六錢銀子嫌輕，擲在地上，不肯與卑職傳稟。卑職情急了，爲此斗胆擊鼓，冒犯虎威，求大老爺恕罪！」宗爺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吩咐「把中軍綁去砍了！」

兩邊答應一聲「吓」，卽時把中軍拿下，徐仁慌忙跪下稟道：「若殺了他，卑職結深了冤仇，還求大老爺開恩！」宗爺道：「貴縣請起。既是貴縣討饒，免了死罪。」喝叫左右：「重責四十棍，趕出轅門。」又叫左右取過白銀五十兩，給與徐仁道：「送與貴縣以作路費。」徐仁拜謝，辭別宗爺，出了轅門，上馬而去。

宗澤忽然想起一事，忙叫旗牌：「快去與我請徐縣官轉來！」旗牌那隻耳朵原有些聾的，錯聽拿徐縣官轉來，正要與中軍官出氣，就怒冲冲出了轅門，飛跑趕上來，大叫：「徐知縣慢走！大老爺叫你轉去！」就一把抓住那件圓領，本來舊的不經扯，一扯就扯破了半邊。徐仁大怒，就跑馬轉來，進了轅門，也不等傳令，下了馬，直走到大堂上，把紗帽除下來，望案前撞去。那宗澤倒吃

了一驚，便問：『貴縣爲何如此！』徐仁道：『卑職吃辛吃苦，解糧前來，就承賜了這點路費，也不爲過。爲何叫旗牌趕上來拿我，把我這件圓領扯破半件，攔路出醜？還要這頂紗帽做什麼？』宗澤聽了大怒，叫旗牌喝問道：『本院叫你去請徐縣主，爲何扯破他圓領？』旗牌連連叩頭道：『小的該死。小的的耳朵，實在有病，聽錯了，只道大老爺叫小的拿他轉來。他的馬走得快，小的著急，輕輕一把，不道這件圓領不經扯，竟扯破了。』宗爺大怒道：『小事猶可；倘若軍情大事，難道也聽錯麼？』叫左右：『綁去砍了！』徐仁暗想：『原來是他聽錯了，何苦害他一條性命。』只得走上將紗帽戴好了，跪下稟道：『既是偶然聽錯，非出本心；人命重大，望乞寬恕！』宗爺道：『又是貴縣討饒，造化這狗頭。』吩咐放綁，重

責四十棍，趕出轅門。左右答應一聲「吓」，把旗牌就打了四十棍，趕出轅門而去。

這裏宗爺叫：「貴縣請



起。本院請貴縣轉來，非爲別事；因當年貴縣有個岳飛，如今怎樣了。貴縣必知詳細，故特請貴縣回來，問個明白。」  
徐仁道：「這岳飛因在武場內，挑死小梁王，功名不就。後

來又在南薰門剿殺太行大盜，皇上只封他爲承信郎，他不肯就職。現今閒住在家，務農養親。」  
宗澤道：「既如此，敢屈貴縣在驛



館中，暫宿一宵。等待明早，同去見駕，保奏岳飛，聘他前來，共禦外侮。』徐仁道：『若得大老爺保舉，庶不負了他一生才學。』當時宗澤就著人送徐知縣往驛館中去；又送酒飯並新紗帽圓領，反添了一雙朝靴。徐仁收了，好不快活。

次日清晨，宗澤引了徐仁同到午門。宗澤進朝奏道：『有相州湯陰縣徐仁解糧到此。臣聞知當年岳飛現在湯陰，此人有文武全才，堪爲國家棟，願陛下聘他前來，共禦外侮。爲此引徐仁在午門候旨，伏乞聖裁！』高宗聞奏，便道：『當年岳飛槍挑小梁王，散了武場；又除了金刀王善，果有大功。奈父王專聽了張邦昌，以致埋沒賢士，孤家久已曉得。』隨即傳旨，將詔書一道，並聘岳飛的禮物，交與徐仁，命徐仁快趕回湯陰來聘請岳飛。

却說岳飛自從回家後，習練武藝，不想其年瘟疫盛行，又遇著旱荒，米糧騰費，母子夫妻，苦守清貧，甚是淒涼，一日岳大爺正在書房看書，忽聽得叩門聲急，卽走到外邊，把門開了，只見一個人頭戴便帽，身穿便衣，腳登快靴，肩上背著一個黃包袱，氣喘吁吁走進門來，竟一直走到中堂。岳大爺細看那人，二十以上年紀，圓臉無鬚，卻不認得是何人，只見他把包袱放下，問道：『小弟有事來訪岳飛的，未知可是這裏？』岳爺道：『在下就是。未知兄長有何見教？』那人聽了，納頭便拜道：『小弟久慕大名，特來相投學些武藝。若蒙見允，情願結爲兄弟，住在寶莊，以便朝夕請教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』岳爺道：『如此甚妙。請問尊姓大名？尊庚幾何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姓于，名工，湖廣人氏，行年二十二歲。』岳爺道：『

如此叨長一年，有屈老弟了！那人大喜，就與岳翁望空八拜立

誓『永爲兄弟，各不相負。』拜罷起來，于

工取出白銀二百兩，送與岳翁。岳翁推辭不受。于工道：『如今既爲兄弟，不必推遜了。』

岳翁只得收了，就進去交與母親，遂轉身出來。于工道：『哥哥有大盤子，取出幾個來。』岳翁道：『有。』卽進房去，向李氏夫人討了幾個盤子出來，交與于工。于工親自動手，把桌子擺在中間，將盤安放得停當。打開黃包裹，取出十個馬蹄金，放



在一盤；又取出幾十粒珠子，也裝在一盤；又將一件猩紅戰袍，一條羊脂玉玲瓏帶，各盛在盤內；又向胸前取出一封書來，供在中央，便叫：『大哥快來接旨！』岳大爺道：『兄弟，你好糊塗，又不說個明白，卻叫爲兄的接旨。不知這旨是何處來的，說明了，方好接得。』那人道：『實不瞞大哥說：小弟並非于工，乃是湖廣洞庭湖通聖大王楊么駕下。官封東勝侯，姓王名佐的便是。只因朝廷不明，信任奸邪，勞民傷財，萬民離散。目下宣和——是宋徽宗年號——靖康——是宋欽宗年號——二帝，被金國擄去，國家無主。因此我主公應天順人，志欲恢復中原，以安百姓。久慕大哥文武全才，因此特命小弟前來，聘請大哥同往洞庭湖，扶助江山，共享富貴。請哥哥收了。』岳大爺道：『好漢子，幸喜先與我結爲兄弟，

不然，就拿賢弟送官，連性命也難保了！我岳飛雖不才，生長在宋朝，況曾受承信郎之職，豈肯背國投賊？兄弟！你可將這些東西，快快收了，再不要多言。」王佐道：「大哥不乘此時幹功立業，還待何時？不必執迷，還請三思！」岳大爺道：「爲人立志，如女子之守身；岳飛生是宋朝人，死是宋朝鬼。縱有陸賈隨何之口舌，難換我貫日凌雲之浩氣。本欲屈留賢弟暫住幾日；今既有此舉，嫌疑不便。賢弟速速請回，拜覆你那主人，今生休再想我。難得今日與賢弟結拜一場，他日岳飛若有寸進，上陣交鋒之際，再得與賢弟相會罷。」王佐見岳飛侃侃烈烈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把禮物收了，仍舊包好。

岳大爺遂走進裏邊，叫母親把方纔那個銀子取來。安人取

了出來，交與岳大爺接了。出來對王佐道：「這銀包請收了。」王佐道：「又來了！這聘禮是主公的，所以大哥不受。這些禮物，雖然不成光景，却是小弟的敬意，大哥何必如此！」岳大爺道：「兄弟你誤會了。賢弟送與我的，我已收了。這是爲兄轉送與賢弟的，可收去做盤纏；若要推辭，不像弟兄了。」王佐諒來岳飛是決不肯收的了，也只得收下。收拾好了，拜辭岳爺，仍舊背上包裹，悄然出門上路回去。

卻說岳爺送了王佐出門，轉身進來，見了母親，安人問道：「方纔我兒說那朋友要住幾日，爲何飯也不留一餐，放他去了，卻是何故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母親不要說起。方纔那個人，先說是要與孩兒結拜弟兄，學習武藝，故此留住幾日。不料乃是湖廣洞庭反

賊楊么差來的，叫做王佐，要聘請孩兒前去爲官。被孩兒說了他幾句，就打發他去了。」岳安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又想了一想，便叫：「我兒你出去備辦香燭，在中堂擺下香案，待我出來，自有道理。」岳爺道：「曉得。」就出門外，辦了香燭，走至中堂，搬過一張桌子，安放居中；又取了一副燭臺，一個香爐，擺列端正。進來稟知母親：「香案俱已停當，請母親出去。」

安人即便帶了媳婦一同出來，在家廟之前，焚香點燭。拜過祖宗，然後叫孩兒跪著，媳婦磨墨。岳飛便跪下道：「母親有何吩咐？」安人道：「做娘的見你不受叛賊之聘，甘守清貧，不貪濁富，是極好的了。但恐我死之後，又有那些不法之徒，前來勾引，倘我兒一時失志，做出些不忠之事，豈不把半世清名，喪於一旦？故我

今日祝告祖宗，要在你背上刺下「精忠報國」四字。但願你做個忠臣，我做娘的死後，那些來來往往的人，道：「好個安人，教子



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「麼？」

成名，盡忠報國，百世流芳！我就含笑泉下了。」岳飛道：「古人云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」母親的嚴訓，孩兒自能領遵，免刺字罷。」安人道：「胡說！倘然你日後做著不肖事情出來，那時拿到官司，吃敲吃打，你也好對那官府說：「身體

岳飛道：「母親說得有理，就與



孩兒刺字罷。」就將衣服脫下半邊。安人取筆先在岳飛背上正脊之中寫了「精忠報國」四字。然後將繡花針拿在手中，在他背上一刺，只見岳飛的肉一聳。安人道：「我兒痛麼？」岳飛道：「母親刺也不會刺，怎麼問孩兒痛不痛？」安人流淚道：「我兒！你恐怕做娘的手軟，故說不痛。」就咬著牙根而刺。刺完，將醋墨塗上，便永遠不退色的了。岳飛起來，叩謝了母親訓子之恩，各自回房安歇。

話分兩頭，却說湯陰縣主徐仁，奉著聖旨，齎了禮物，回到湯陰，來聘岳飛。那一日帶領了衆多衙役，擡了禮物，並羊酒花紅等件，來到岳家莊叩門。岳飛開門出看，認得是徐縣主，就請進中堂。徐仁便叫：「賢契快排香案接旨。」岳飛暗想：「我命中該有這

些磨折！昨日主佐來叫我接旨，今日徐縣尊也來叫我接旨。我想現今二帝被擄，朝內無君，必定是張邦昌那奸賊僭位，放我不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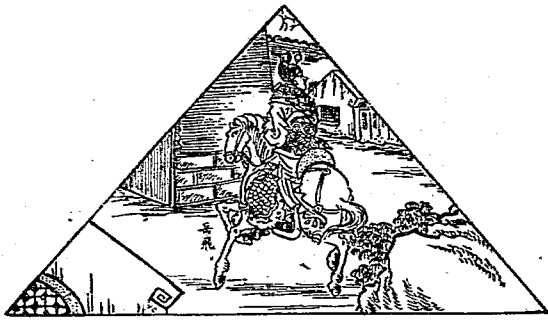


日就要起身，我在此相等，賢契可將家事料理。『岳飛道：『既是聖旨，怎敢遲延！』就請徐仁坐定，將聘禮收進後堂，請母親

故來算計我的。』便打躬道：『上皇少帝，俱已北去，未知此是何人之旨？說明了，岳飛纔敢接。』徐仁道：『賢契你還不知麼？目今九殿下康王從金營逃回來，已經卽位金陵。這就是建炎新天子的旨意。』岳飛聽了大喜，連忙跪下。徐仁即將聖旨宣讀，讀罷，便將聖旨交與岳飛。岳飛雙手接來，供在中央。徐仁道：『軍情緊急，今

出來坐了，李氏夫人侍立在傍。岳飛告稟母親：「當今九殿下康王，在南京接位，特賜金帛。命徐縣尊前來聘召孩兒赴闕。今日就要起身，特此拜別。」安人道：「今日朝廷召你，多虧周侗先生教訓之恩，如今他雖死了，還該在他靈位前拜辭拜辭纔是。」岳飛領命，就將御酒打開，在周先生靈位前拜奠了；又在祖宗神位前拜奠已畢。然後斟了一盃酒，跪下敬上安人。安人接在手中，便道：「我兒！做娘的，今日吃你這盃酒，但願你此去爲國家出力，休戀家鄉，得你盡忠報國，名垂青史，吾願足矣。切記切記！不可有忘！」岳飛道：「謹遵慈命！」安人一飲而盡。岳飛立起來，又斟了一盃向著李氏夫人道：「娘子，不知你可能飲我這盃酒麼？」李氏道：「五花官誥，尙要贈我，這盃酒怎麼吃不得？」岳爺道：「不是這

等說。我岳飛只是孤身，並無兄弟；如今爲國遠去，老母在堂，娘子



岳飛調子

須要代我孝養侍奉；所以說「娘子可能飲得此酒麼？」李氏夫人道：「這都是妾身分內之事，何必囑咐？官人只管放心前去，不用挂懷，都在妾身上便了。」接過酒來，一飲而盡。這些事，那徐仁在外，俱聽得明白，歎道：「難得他一門忠孝！新主可謂得人，中興有日了。」就吩咐從人，將岳飛衣甲，放在馬上；軍器物件，叫人挑了。岳飛拜別母親，又與娘子對拜了兩拜。走出門來，但見徐縣主一手牽著馬，一手執鞭

道：「請賢契上馬。」岳飛道：「門生怎敢當此！」徐仁道：「賢契不必謙遜。」岳飛只得告罪上馬，縣主隨在後邊送行。

這裏徐仁走了幾步，叫聲：「賢契先請前進，我回縣收拾收拾就來。」岳飛道：「恩師請便。」徐仁別了，自回縣中料理糧草。飛馬趕上岳飛，一同進京。

不一日到了金陵，一齊午門候旨。黃門官奏過天子，高宗傳旨宣召上殿。徐仁引岳飛陛見繳旨。高宗道：「有勞了！」勅賜金帛彩緞，仍回湯陰理事。徐仁謝恩退朝，自回湯陰，不表。

且說高宗見岳飛狀貌魁梧，身材雄壯，十分歡喜，便問宗澤：「岳飛到來，當封何職？」宗澤奏道：「岳飛原有舊職，是承信郎。」高宗道：「此乃父王欠明。今暫封副總制，候有功勞，再加陞賞。」

『岳飛謝恩畢，又命賜宴。高宗又將在宮中親手畫的五副大像，取出來與岳飛一副一副看過，高宗道：『此乃是金國粘罕弟兄五人的像，卿可仔細認看，倘若相逢，不可放過！』岳飛道：『臣領旨。』從此，岳大爺領兵殺敵，便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業。



7.61
• 3
5

